

讀 生 活 出 版 社

血

——劇幕獨——

著 泯 章



3 0614 4395 2

口 漢

售經總 社版出活生書讀

~~43-535~~

70564

戰時演劇叢書緣起



自抗戰以來，戲劇藝術雖說空前地發揮了它的效能，可是我們並不能就認為戲劇藝術本身和它的社會效果已得到最高的完成，事實上目前的戲劇還處在相當貧弱的地位，還須得我們從理論，創作和技術諸方面作更大的努力，才能使戲劇藝術——這一鋒利的武器充分地發揮出它原有的效能。我們這「戰時戲劇叢書」就是我們作這樣努力的結果。我們深知我們提供的這個果子是很微小的，不過我們相信，它絕不是敗壞我們民族戰士的抗戰味口的，正相反，它不但會適合，並且還能增高我們民族戰士（每個中國人都應是民族戰士）的抗戰口味！

一九三八年五月

血

——獨幕劇——

人：

介明——卅餘歲

紋瑞——其妻，廿餘歲

小孩——其子，七八歲

老婦——其母，五十餘歲

嬰孩

友甲、乙、丙、丁、戊。

女友

日兵甲、乙、丙

日軍官

日寇兵二人

漢奸

警察

景：一間書室兼客室的房間。左一門通一內室。後中部有一門通院子裏。院子外面還有一通街上的大門，不過觀眾是看不見的。室中左前部有方桌，圍有四椅。右壁前有寫字台，轉椅及大小書架。台子和書架上都堆滿了書報，由那豐富而不甚整齊的書籍看來，顯然是一個好學的知識分子待的地方。壁上還掛了幾張有力的木刻。

地：北平一條偏僻胡同裏的一個家裏。

時：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傍晚。

開幕時：很靜寂。只聽見房裏紋簾的哼出的催眠歌聲，她正抱着嬰孩走着。老婦坐在一旁，拿着佛珠喃喃地唸着，小孩在寫字檯前站着，把許多書移來在檯子上堆堡壘，外面院子裏有稀疏的麻雀聲，遠處還送來汽車喇叭聲，急切地交織着。

小孩

（拿着一根假槍，作瞄準狀，作機關槍聲……）

紋瑞 (抑着聲對小孩) 鬧什麼!

小孩 打日本鬼子呀。(作機關槍聲)

紋瑞 叫你別鬧! 妹妹要睡覺。

小孩 她睡她的。(又作機關槍聲)

紋瑞 你信不信, 你再鬧, 我就來揍你!

小孩 (只得停下來, 將槍放開, 又去堆書)……

紋瑞 你把書弄得亂七八糟, 爸爸回來, 不揍你才怪呢。

小孩 (不理, 仍玩他的)……

老婦 介明怎麼還不見回來?

小孩 我知道他到那兒去了, 噯。

老婦 你知道到那兒去了?

小孩 又開會去了。

老婦 他老在外面跑, 我真有點不放心。

紋瑞 大概快回來了！（仍走着，哼着）

老婦 這幾天日本鬼子進了城，聽說外面很亂，介明不知還要出去跑些什麼！

紋瑞 不要緊的，你老人家放心好了。（仍走着，哼着）

老婦 唉，瀋陽失守了，咱們逃到這北平來，滿以為可能安身了，那兒知道現在連這北平也給鬼子霸佔去了！（長嘆一聲）唉！難道咱們真是命裏注定，受盡鬼子的氣嗎？

小孩 （高聲地）我才不願受鬼子的氣呢！我長大了……

紋瑞 得，得，你說話小聲點兒！

小孩 小聲點兒！我是不願受鬼子的氣的。（作槍聲，由低而高，由慢而快，終于「砰」的一聲大響起來。）

嬰孩 （哭起來）……

紋瑞 （走過去制止對方）你還不給我滾開！

小孩 （一屁股坐在轉椅上）我偏不滾開！

紋瑞 妹妹要睡覺，等他睡了你再玩。

小孩 誰叫她老不睡！

紋瑞 她就要睡着了。小青，乖到那邊棹上去玩。

老婦 到這邊來玩兒。小青，我來陪你。

紋瑞 快到那邊棹上玩兒集木去。

小孩 好玩兒集木。（放着就跑過去了。轉過頭來對紋瑞）可不要把我的城牆弄壞了，我回頭還要打仗呢。

紋瑞 （點了點頭，仍哼着）……

小孩在棹上玩起集木來。

祖母疊到棹前來。

小孩 （邊堆集木邊低聲哼着）「起來不願作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作成我們新的長城……」

老婦 （也喃喃地哼着佛）……

5
紋瑞 （將嬰孩弄睡着了，放在一個搖籃裏後，再走到寫字檯前去整理那些書籍）弄得亂七八糟，你爸爸回不罵你呢！

小孩 罵他的。

紋瑞 你看這本書還給撕壞了，你爸爸真會揍你一頓呢！

小孩 （不理睬，得意地哼着）……

老婦 （哼着哼着就打瞌睡了）……

小孩 （望見祖母打瞌睡，就對着她放了一聲大炮）……

老婦 （一下驚醒過來，張惶地）怎麼回事？

嬰孩 （也給驚醒了，哭叫起來）……

紋瑞 我非揍你兩下不可！（說着走去弄嬰孩）

小孩 哈哈……揍三下，我也不怕呀，（說着就往左門跑，一跨進去就把門關上了，就高唱起先前
哼過的那個歌來，越唱越高。）

紋瑞 （急了，到左門前拍着門，厲聲地）還不給我住嘴！

小孩 （在裏面不着聲了。）……

紋瑞 回去將嬰孩弄睡着了

紋瑞 唉，真要命！（又像嘆息，又像鬆了一口氣）

老婦 （本來在那裏出神地想着什麼）可不是，有日本鬼子的地方，咱們真沒法過，那年……

紋瑞 我不是指這個……

老婦 管你指那個，難道不是這樣的嗎？那年鬼子佔了瀋陽之後，咱們的罪還受得不够嗎？錢給他們逼光了，鄉下的田地也給霸佔去了，祖墳也給挖掉了，老頭子也活活地給他們逼死了！

紋瑞 （在一旁縫東西）過去了的事情，你老人家不要想了吧。

老婦 過去了？不要想了？弄得咱們家敗人亡，我這雙眼睛也給哭瞎了，這樣——這樣的事情你能輕輕放過去嗎？你能忘掉嗎？

紋瑞 （欲辯白）我的意思是說……

老婦 （好像沒有聽見對方似的，各自繼續下去）我總忘不掉，我常常想着日本強盜給咱們的好處：家敗人亡，還有我這雙眼睛，我一想起來，我就想痛哭，可是現在我的眼淚也哭乾了，我哭不出來了！我只有恨，恨不得把我這條老命給那日本強盜拚了！（佛珠因手用力而斷了。）

紋瑞 你老人家不要這樣，平靜點兒。（說着就去拾地上的珠子）

老婦 平靜！我何嘗不想平靜下來。可是來北平這幾年，我日日夜夜唸着這佛珠，想使我平靜點兒，不要老想着過去的那些事情；可是我怎麼樣也排解不開，日本強盜給咱們的好處，我永遠也忘不掉啊！

紋瑞 我看，您也不要太……

老婦 說得那麼容易！使你家敗人亡的仇人，你能忘掉他，放過他嗎？

紋瑞 你老人家真該靜一靜。

老婦 這日子怎麼能叫人靜得下去！從瀋陽逃到這北平來，滿以為脫離開了日本強盜，可以安安靜靜地過日子，那知他們又趕了來，把這北平給霸佔去了！咱們又得受這強盜的活罪了！

紋瑞 我看，等介明回來，給他商量，趕快離開這兒完事。

老婦 你說得那麼容易！那次硬着心腸離開了咱們那住了好多代的老家，我已經心痛得够受了，現在又要我離開這住了好幾年的北平，我這次住定了！再不走了！往那兒走！你到那兒，他們跟到那兒，咱們能有安靜的日子過嗎？

紋瑞 真是，要是不給他們點兒厲害，他們真想把全中國都給霸佔去！

老婦 我真恨我生成是個女人了！要不然……

紋瑞 女人也可以上戰場上去打仗的。現在西班牙的戰爭，就有很多女人在打仗。

老婦 我真恨不得把那些可惡的日本強盜捉來，剝他們的心，抽他們的筋！

紋瑞 我說，奶奶……

老婦 （不理會）家敗人亡，還有我這雙眼睛！

紋瑞 您請裏邊兒歇一會兒吧。

老婦 我不要歇！

紋瑞 那就請您……

老婦 現在又碰上了不知又要出什麼事情的！

紋瑞 我想不會有什麼的。

老婦 不會有什麼！你以為他們會放鬆咱們中國人！尤其是你們年青的娘兒們……

紋瑞 所以我說咱們還是早點兒離開這兒的好。

老婦 離到那兒去！咱們當初從瀋陽逃到北平來，還不是以為北平是安全的了，可是現在怎麼樣了？

紋瑞

.....

老婦 (長嘆一聲) 唉, 這種日子!

紋瑞 不管怎樣, 我看還是逃到比較安全的地方去妥當點兒, 那裏又不安全了, 咱們再想法子

老婦 我可不高興這樣兒! 我早知道北平這樣兒, 我真不願離開瀋陽, 我真懊悔沒有死守在老家!

紋瑞 守在那兒又有什麼好處呢?

老婦 逃到這兒來, 現在又有什麼好處呢?

紋瑞

.....

老婦 這次我無論如何不走! 你們要走, 走好了。把瀋陽的老家丟掉了, 跑到這兒來, 將剩下的一點兒錢置了這麼一點房產, 這是咱們這一家子最後的一點產業了! 咱們那樣一個家庭, 到現在只剩這麼一點兒了! 我不能走了, 我不能走! 我要死守着這點兒家產!

嬰孩 (被醒了) 呱呱.....

紋瑞 (忙去安撫嬰孩) 啊——啊——啊, 寶寶不要哭.....

老婦 這孩子怎麼老愛哭。

紋瑞 真是再哭，我要揍你了！

老婦 那麼一點兒大，揍她幹麼。

紋瑞 （繼續安撫嬰孩）啊——啊——啊——實實快睡覺啊……

外面有敲門聲。

老婦 這大概是介明回來了。快開門去。

紋瑞 （出去開門去了）……

嬰孩還在哭，老婦摸過去安撫她。

待了一會兒，紋瑞一人上。

老婦 介明，你怎麼這半天才回來？

紋瑞 他沒有回來。（說着走到嬰孩前）

老婦 那麼，敲門的是誰呢？

紋瑞 一個警察。

老婦 警察，幹麼？

紋瑞 沒有什麼，叫咱們把該燒的書快給燒掉，日本鬼子隨時都會來搜查的。

老婦 你瞧，這就來了嘛。

紋瑞 （這時嬰孩已沒哭，睡着了）不要緊，等介明回來，把那些有關係的書給燒了就完了。
老婦 就完了。說得那麼容易！

外面又有敲門聲。

紋瑞 （一驚）又有人敲門！

老婦 （也稍有點驚愕）該不是……

紋瑞 也難說。

老婦 許不會。

紋瑞 那麼是介明了？

老婦 大概是介明，你去看看。

紋瑞 （遲疑着走出去了）……

老婦 小青呢？小青——小青！

小孩 (在外) 我在這兒幹麼?

老婦 怎麼不到外邊兒來, 在裏邊面幹麼?

小孩 玩兒。

老婦 到外邊來玩兒。

小孩 我怕媽打我。

友甲 (在外)……他沒有說到那兒去了嗎? (說着就走了進來。)

紋瑞 (還在外) 沒有。(說着也跟了進來。)

老婦 誰呀?

友甲 是我, 伯母。

紋瑞 張先生。

老婦 請坐。介明還沒有回來。

友甲 是的, 不要緊。我等他一等。

老婦 現在外邊恐怕很亂吧?

友甲 可不，日本鬼子到處抓人。

老婦 真是，介明還老愛往外邊兒跑。

友甲 不要緊的。小青呢？

紋瑞 在裏邊兒。小青，張先生來了。

小孩 （在外）那個張先生？

紋瑞 教你唱歌的張先生。

小孩 （在外）啊，來了！（說着，就跑上來了）張先生。

友甲 唔。我教你的歌唱會了沒有？

小孩 那個歌？

友甲 就是我前天教給你的那個。

小孩 就是那個叫作「最後的勝利」的，是不是？

友甲 對了。唱會了沒有？

小孩 （轉身跑向左門去了）……

友甲 往那兒跑？

小孩 我拿那個歌去。（下）○

紋瑞 張先生近來作了不少的歌吧？

友甲 沒有，還是前幾天介明作了一首歌詞，我才譜了這個歌。

小孩 （拿着一張歌跑上來交給友甲）……

友甲 （接過那歌來）你唱唱看。

小孩 我還不很會。

友甲 不要緊，你唱好了。

小孩 我不。

友甲 來，咱們一塊兒唱，好不好？

小孩 好。

老婦 你們可不要大聲唱呀。

友甲 好的來

友甲與小孩低沉地合唱着：

「我們的國土陷在了敵人的鐵蹄下，
敵人的鐵蹄深深地印在我們心上。

我們永不忘，我們永不忘，

山河破碎，家散人亡。

我們不怕，我們不退！

我們要變作無數的炸彈，

散佈在敵人的口裏，

炸毀敵人侵略的牙，

使他們咬不爛

我們的一根草！

我們要變作無數的炸彈，

散佈在敵人的肚裏，

炸毀敵人貪婪的胃，

使他們吞不下，

我們的一片土！

我們要提着血淋淋的心，

一齊衝上——衝上前去！

流到最後的一滴血，

我們也不甘休！

我們要提着血淋淋的心，

一齊衝上——衝上前去！

戰到最後的一個人，

我們也不甘休！

我們要爭取——爭取

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

我們最後的勝利！

友甲 會了嘛！

小孩 （愉快地笑着）……

友甲 你一個人唱一遍。

小孩 一個人，我就不再唱了。

友甲 好，咱們一塊兒再來唱一遍。

紋瑞 我看你們不要再唱了吧，回頭唱出事兒來，可不是玩兒的。

友甲 好，咱們改天再唱吧。

小孩 （還在各自看着譜哼着）……

友甲 （看手錶）介明怎麼還不回來！

紋瑞 是呀，他出去不少的時候兒了。剛才警察來……

友甲 （忙接上）警察來幹麼。

紋瑞 要咱們把有關係的書燒掉。說是鬼子會來搜索。

血

友甲 這警察倒還不錯。

紋瑞 他們那樣兒也怪可憐的，空着兩手，我看什麼事兒管不了。

老婦 他們幹麼還要給鬼子作事兒！

紋瑞 大概是走不了。

老婦 不管是怎麼樣，你叫我，我才不幹呢！

友甲 讓他們待下，將來一有機會，還可以想法使他們作內應，從近邊兒打起日本鬼子來呢。

外面敲門聲。

友甲 介明回來了。（說着忙跑出去開門）

老婦 別又不是他。

小孩 （本在門口張望）是爸爸，是爸爸！

介明同友甲上。

介明是個結實沉着的人，穿着小商人的裝束。

小孩 （很活潑地跳去抓着爸爸的手）爸爸回來了！

老婦 怎麼這時候兒才回來？

介明 唔，有點事情。

小孩 爸爸……

介明 唔——唔，（很慈和地撫摸着孩子的頭）沒有在家淘氣吧？

小孩 沒有。

紋瑞 還沒有，把書翻得亂七八糟！

介明 別的東西隨便你弄，我的書可不能去亂翻呀。（說着走去察看）

小孩 （望着爸爸走開了。轉對友甲）你瞧，我爸爸變成這樣兒了，哈哈……

紋瑞 這有什麼好笑的。

友甲 有什麼消息嗎，介明？

介明 （轉過身來）沒有什麼；你呢？（說着就將帽子、衣服脫下。）

紋瑞 （拿了一件夾大衣給丈夫，接過那脫下的衣服來放到一邊。）

友甲 也沒有什麼，就是好些人都走開了。工作恐怕……

介明 不錯，我正擔心這事兒！

友甲 怎麼辦呢，總不能把這兒的救亡工作放棄了。

介明 那當然，咱們至少總要使咱們這一堆子朋友，不離開北平這一帶才好。

友甲 那當然。

介明 我們怎麼能走！北平附近的農民，還有那些沒退走的士兵，只要組織起來，都是很大的力量；這樣的力量咱們還不快給組織起來，等於是幫助了敵人！

友甲 我看，頂好是找他們幾位談談，決定一下。

介明 現在就去嗎？

友甲 當然越快越好，早點決定下來，分頭幹去，這樣待着，真悶死人了！說不定還會遭什麼無謂的危險呢。

介明 好的，我也正在想，老這樣兒悶待着，不是個辦法，總得大夥兒來計劃一下，決定下來。

友甲 我也在這麼想，可是這幾天實在太不方便了，沒法兒把大夥兒都召集攏來。

介明 我看，就把大夥兒召集到一塊堆兒來吧，索性作一次最後的決定。大夥兒好分頭幹去。

友甲 這當然是需要的，不過在什麼地方呢？

介明 我看就在我家裏好了，反正這幾天鬼子們正忙着搜查學校、公寓和各機關。

友甲 那麼什麼時候兒呢？

介明 越快越好？就是今天下午，好不好？要他們都到我家裏吃晚飯。咱們在這兒來一次最後的聚餐會。

友甲 那不太麻煩了嗎？

介明 沒有幾個人，有什麼關係。我看咱們馬上就分頭通知去。

友甲 好吧。我先走了。（說着就轉身走）

介明 喂，你通知那幾位？

友甲 我通知老劉、小趙、老文好了。

介明 好的，我就去通知老秦和密司吳。

友甲 好的，回頭見。（下）

介明 叫他們儘可能地早來呀。

友甲 (在外) 曉得了。

介明 (預備換衣服)……

紋瑞 你不忙出去吧，有點事兒等你辦呢。

介明 (停止換衣) 有什麼事兒？

紋瑞 剛才警察來吩咐說，日本鬼子說不定什麼時候兒就會來搜查的，叫咱們把有關的書籍燒掉，免得出事兒。

介明 真的嗎？

紋瑞 誰還來騙你。

介明 那麼……(躊躇起來)

紋瑞 我看你那麼多有關係的書報，還是都給燒了妥當點兒。還有今晚的會頂好也不要開了。

介明 這怎麼行，多麼要緊的事情。

紋瑞 不可以另外找個地方嗎？

介明 有什麼地方，難道說在他們的學校裏，公寓裏去嗎？(說着就預備去換衣服)

紋瑞 那麼，那些書怎麼辦呢？

介明 ……………

紋瑞 你聽見了沒有？

介明 聽見了；我正在想……

紋瑞 還有什麼好想的！

介明 （不安地走到書棹前，翻弄着書報）燒什麼好呢？

○

紋瑞 燒那些有關係的。

介明 在鬼子的眼裏看起來，那一種書報不是有關係的。難道全都給燒掉嗎？

紋瑞 那有什麼法子呢！

介明 （檢點着書報）……

老婦 該去預備飯了，回頭有客人來吃飯。

紋瑞 （正在幫丈夫檢書報）還早呢。

老婦 介明，出去了嗎？

介明 還沒有呢。

老婦 你們在那幹麼？

紋瑞 清書出來燒。

老婦 燒了也好，少惹些麻煩。

小孩 幹麼要燒？

紋瑞 你不要管！

小孩 （從書堆中拿出一本有圖的來）我要這本！

紋瑞 （奪過來）別在這兒瞎鬧！

小孩 （顯然是很不高興）拿去燒都捨得，給我就捨不得了！

老婦 快過來，小青，別到那兒去，到我這兒來，乖呢。

小孩 （很失意地走到老婦身旁）……

老婦 （撫摸着小孩）……

小孩在老婦身旁停了一會，見他先前放在棹上的那張歌譜，就過去拿來，看着看着就低

聲地哼起來。

介明（拿起一本很厚的書來，翻動着）這本書也給燒掉呀？（很捨不得地翻弄着。）

紋瑞 什麼書？

介明 一本社會科學方面的書。

紋瑞 我看。（翻看了書面一下）你留着，他們還不說你是共產黨！

介明（還是翻弄着）我還沒有看完呢！

紋瑞 到這時候兒了，還是書呆子。

介明（好像沒有聽見似的，看定那翻開了的書本的一處，看着看着，就不知不覺地坐下，繼續讀着下去了。）

紋瑞（望着她丈夫，禁不着笑出來。）書呆子！

介明（忽然驚醒過來似的，笑着站起來，將書合上，還翻看了幾下，終於下了最後的決心，一下把書丟開了。也隨便隨着小孩哼着同一的歌。一邊哼着一邊檢查着書。他的動作也隨着那歌聲快起來了。）……

紋瑞 (從抽屜裏檢出一小手槍來，帶驚疑的神氣) 這個怎辦？

介明 (接過來，放進大衣袋子裏) 這個當然不能丟掉。

紋瑞 給查出來，可不得了！

介明 不要緊，給藏好點兒就是了。

紋瑞 我看還是想法子給丟掉妥當點兒。

介明 敵人還沒有來解除你的武裝，你倒自個兒先把武裝解除了。這不是傻子嗎？

老婦 你們在談什麼？

紋瑞 他不肯……

介明 (忙制止紋瑞說下去)……

老婦 不肯什麼？

紋瑞 不肯——不肯燒一本書。

老婦 書有什麼要緊，咱們老家還給丟掉了呢。

介明 差不多了。搬到院子裏邊燒去吧。

紋瑞 仔細檢查檢查，不要……

介明 沒有什麼了。撓法吧！

紋瑞 （搬書報到外面去）……

小孩 我來幫你。（說着也跑去幫搬）

紋瑞和小孩來回地搬着書報。○

介明 （脫下大衣，換上先脫下的那一套衣服，扣着衣服，隨便對進來搬書的紋瑞說）我看，你們還是離開北平好些，回頭等我們開會，把事情決定了，你們就趕快預備走。

老婦 什麼，咱們又要離開咱們這個家？

介明 你們待在這兒担驚受怕的，還不如搬到比較安全的地方去待下再說。
旺

老婦 你們要走，你們走好了，我不走，我要守在這兒！

介明 您還在這兒守什麼呢，這樣亂烘烘的！

老婦 什麼，沒有什麼可守的？咱們這個家就那麼容易給丟掉了？丟掉了瀋陽的老家，我至今還在痛心呢！現在又要來丟掉這個家，你們要知道，現在這點兒產業是咱們秦家最後的一點兒了。多

少代人的心血，就留現在這麼一點兒。

介明 這算什麼呢！

老婦 不算什麼？人家搶了你，把你搶光了，也不算什麼？

介明 我不是這個意思。

老婦 不算什麼，你們才大方呢，送了一次又送一次！

介明 這次可不會送給鬼子了，不久您就會回到這兒來的。

老婦 咱們離開瀋陽的老家多少年了。

介明 五年了。

老婦 整整五年了，咱們還不能回去呢；還說不久就可以回到這兒來！

介明 現在跟從前大不相同了。從前是不抵抗，現在全中國的人都要起來抵抗了！還愁把日本鬼子趕不走！

老婦 趕得走，爲什麼不早給趕走！

介明 現在還來得及。

老婦 來得及，咱們這一家子眼看着，就快完了！

介明 沒有的事。

老婦 你們總是不在乎的。

介明 那兒是不在乎。

老婦 不說了，給你說不清楚！

介明 我看您就……

老婦 不說了，不說了！

介明 您想想，您守在這兒有什麼好處呢。

老婦 我不要什麼好處，我就想死守着自個兒家！

介明 你老人家真是……

老婦 真是頑固，是不是？

介明 （無可奈何）……

老婦 頑固就頑固吧！反正像我這樣頑固的人一定還不少，你看北平城裏並沒逃空呀。

血

介明 能離開，爲什麼不暫時避一避，爲什麼一定要在這兒受痛苦呢？

老婦 你以爲離開了就沒有痛苦了嗎？我老實告訴你：自從咱們離開了密陽到現在，我沒有一天不想念咱們的老家。那裏的一切都牢牢地記在我心上，我永遠也忘不掉！在夢裏我還常常見到；但是等我醒過來一看，什麼也沒有，我真難過，我真想痛哭，可是我哭不出，我只有恨！恨！恨那日本強盜！

介明 媽，你老人家不要太難過了。

老婦 真的，你不要讓我太難過了。別要使我再到別的地方去，又來想念這個新家——不，也可說是老家了。已經住了好幾年了。

介明 您進去歇一會兒，回頭再說，我還有事要出去一趟呢。

紋瑞扶起老婦。

老婦 再要給我加上那樣的難過，我真會發狂的！

紋瑞扶着老婦進左門去了。○

介明 唉，真難辦！（戴好原來的那頂帽子）

紋瑞復上。

介明 燒得怎麼樣了？

紋瑞 燒得差不多了。

介明 唉，這位老人家！你好好地勸勸她……

紋瑞 你還沒有回來的時候兒，我已經同她老人家談到這事兒了，她也是這樣大發一陣牢騷。

介明 實在說起來，也難怪她老人家這樣。不過，你們照這樣待下去，也不是個辦法。將來一定有的是活罪受。

紋瑞 你走不走呢？

介明 我當然不能同你們一塊兒走。

紋瑞 你就決定待在這兒？

介明 待是待在北平這一帶。

紋瑞 那我也不想走了。

介明 我可不待在這個家裏，你要知道。

紋瑞 什麼，不待在家裏？

介明 是的。

紋瑞 爲什麼呢？

介明 這還用說嗎。

紋瑞 不，我要你說。

介明 你想我怎麼能待在家裏？

紋瑞 有什麼不能的！

介明 回頭再說吧（欲走）

紋瑞 隨你的便，你不走，我反正不走。

介明 母親，老人家已經是那樣了，你又還要那樣！

紋瑞 你不用管好了，反正你是決心要拋開我們的（不禁傷心起來了）

介明 那兒是這個意思，你怎麼這樣不明白。

紋瑞 我怎麼不明白。但是在這樣的時候兒，上有老的，下有小的，叫我一個人怎麼辦！（拭淚）

介明 (無話可說)……

噎場片刻。

介明

(走過去安慰紋瑞) 不要這樣; 慢慢兒想法子。
嬰孩醒來, 哭着。

紋瑞過去抱起她來徘徊着。

介明

我出去一趟就回來。你預備作晚飯去。(說着就出去了)

小孩

(在外面院子裏) 爸爸, 你還要出去呀?

介明

快進去, 燒完了還待在那兒幹麼。

小孩跳着上來。

小孩

媽媽, 爸爸又出去幹麼?

紋瑞

(仍然默默地, 呆呆地走着)……

小孩

(注意着媽媽的異樣的神情, 臉上的淚痕, 慢慢走近去) 媽媽!

紋瑞

……

血

小孩 媽媽！……

紋瑞 （撫着小孩的小臉）小青，乖乖的，別鬧！（忍不着悲傷起來，避過身去。）

小孩 （追問）媽媽，什麼事？

紋瑞 （抑制着）沒有什麼。

小孩 那你爲什麼哭呢？

紋瑞 你不要管。到院子裏邊兒玩兒去吧。

小孩 我不，我不。

紋瑞 啊，快去把大門關上，你爸爸出去，還沒有去關門呢。

小孩 我不，你要告訴了我，我才去關。

紋瑞 告訴你什麼，快快去關上。

小孩 告訴我你爲什麼哭。

紋瑞 因爲你不聽話，我哭了。

小孩 不是，不是，你騙人。

紋瑞（帶責備的話氣）別廢話了，小孩子少管閑事，快關門去！

小孩（有點不高興了）我偏不去！

紋瑞 不去算了。

外面有笑聲，哼着一種輕薄的調子的聲音，隨着那聲音引進來三個日本兵。

紋瑞（開始是驚愕地注意地聽着那聲音，一見是三個日本兵，驚叫了一聲，退後了幾步。）……

小孩（敵視地望着日本兵，也退後）……

兵甲（指着紋瑞）哈哈……（對同伴）我說有的就有的，哈哈……（大搖大擺地走到棹前，坐下，把脚往棹一架。）

兵乙（低聲地哼着一種輕薄的調子，東張西望）……

兵丙（粗暴地移過一個椅子來坐下，很重地搖着，同時又順手拿棹上的集木來看了一看，隨便給丟在地上了。他就這樣一塊塊地看了丟掉）……

小孩（忍不着了）你幹麼給我的集木丟掉？

兵丙 什麼，揍你個小東西！（說着站起來，把椅子一推，就想去打小孩）

血

紋瑞 (忙去護小孩)……

兵甲 (當兵丙想去時，順手阻止他) 不要急，不要急，坐下。

兵丙 (恨恨地轉過身來，又粗暴地拿過剛才推開的椅子來坐下) 巴格耶洛！(一下把棹上剩下的集木都給推到地上了。)

小孩 你……(欲衝過去)……

紋瑞 (忙阻止着小孩)……

兵甲 (望着紋瑞) 你的過來，把孩子放下。來，來，陪咱們玩玩。

兵乙 (從那寫字台上拿得一個錶，走到棹前，聽了一下，很高興地點着頭。) 好的，好的。(說着就要收起來。)

兵丙 金錢！(起身去搶)

兵乙 (忙躲開)……

兵丙 看看！(追去)

兵乙 (跑開) 不要看，不要看。

兵丙追着兵乙。

紋瑞（拉着小孩想躲進左門去）……

兵甲（忙起身走過去阻止紋瑞）你的敢逃！（對兵丙）你的幹麼！

兵丙 他的有，我沒有。

兵乙 你自己找去呀！

兵甲 真是，你自己找去呀！

兵丙（很不痛快的樣子，也走到寫字檯前去翻尋着）……

兵乙（見兵丙走開了，就坐下摸出那錶來觀玩着。）

兵甲（對紋瑞）你的過來。（說着往棹子那裏走。）

紋瑞（不動）……

兵甲（回身見紋瑞不走，又走上前去）叫你的過來，聽見沒有？

紋瑞（想跑進門去）……

兵甲（攔着紋瑞）不要緊的，陪玩玩。（說着就推紋瑞。）

紋瑞 (逃開了)……

兵甲 (跟過去) 你的跑不了。(說着就去拉紋瑞)

紋瑞 (擺脫了, 又退避到一旁)……

兵甲 (又跟過去伸手去拍紋瑞的肩) 不要緊的。

紋瑞 (身子一偏擺脫開兵甲的手)……

兵甲 你的再這樣兒, 我就要……(拔出刺刀來故意威脅紋瑞)

紋瑞 (不動聲色)……

兵甲 (收回刺刀) 你的不要怕, 駭你玩的。我怎麼捨得……(說着從旁邊去抱紋瑞, 想吻她)

紋瑞 (一隻手用力一推, 把兵甲推退開幾步遠)……

兵甲 (譁笑) 哼哼。你的勁兒還不少呢!(說着就走上前去, 一下抓着紋瑞的一隻手, 緊咬着牙, 用力地壓紋瑞的那隻手, 帶着譁笑的面孔, 望着紋瑞)

紋瑞 (咬緊牙關忍受着痛楚, 掙扎着)……

兵甲 (等望着紋瑞苦痛地掙扎了一會之後, 很滿足地) 哈哈, 哈哈!

兵乙（正望着那金錶，愉快非常，忍不着也各自笑出來了。）哈哈……

兵丙（不知是他們的笑聲刺激了他，還是終於未找到什麼好東西，使他動氣了。他突然把櫃子上的東西亂推到地上。）

兵甲（突然一驚，鬆開了手。）怎麼回事？

兵丙 什麼也沒有！

兵乙 哈哈……（這一方面是笑兵丙，同時也是表示自己的得意。）

兵丙（走向棹去）有什麼的！（坐下）

兵乙（忙止着了笑，忙把金錶收起來。）……

兵甲（厲聲）過來！（走到棹前）

紋瑞（不動）……

兵甲（轉身望着紋瑞）你的過不過來？

紋瑞（仍不動）……

兵丙 還給她下氣！（說着就衝過去，一把抓着紋瑞的手臂，拖着就向棹前走。）

小孩（拖母親沒有拖着，追過去。）你們幹麼，你們幹麼！

兵丙 好好地坐下！（說着把紋瑞往一個椅上一推。）

紋瑞（倒在椅上，又一下站起來。）……

兵丙（馬上過去，從紋瑞背後，將兩手叉在紋瑞的兩肩上，用力一壓。）……

紋瑞 噯呀！倒在棹上，無可奈何地嗚咽起來。）

兵丙（望着紋瑞坐在椅上不敢動了，得意地點着頭。）好了吧！（自己也神氣十足地坐下來）

兵乙（對紋瑞）你幾歲了。

紋瑞（仍嗚咽着）……

兵乙 哭什麼呢！我們大日本帝國的皇軍來，你的應該高高興興的，不准這樣不高興。

紋瑞（仍嗚咽着）……

兵丙（厲聲）你的聽見沒有？

兵甲 不要把他嚇壞了。我來使她高興高興。（走近紋瑞面前）你的笑一笑，……笑一笑……快笑一笑。

兵丙（拍掉厲聲）叫你笑一笑！

嬰孩（給驚醒了，哭起來）呱呱，……

兵丙 不要叫她哭！你的快笑！

紋瑞（實在忍受不着了，一下站起來）……

兵甲（馬上又頓手把紋瑞推倒。）……

兵丙 快把她扔開！

紋瑞
……

兵乙 叫你扔開，你的就扔開算了。

兵丙（逼近）你扔不扔開？

紋瑞（側過身避對方）……

兵丙（撲過去奪那號哭着的嬰孩）……

紋瑞（站起來想逃）……

兵甲（正攔着紋瑞，也來奪那號哭着的嬰孩）——

紋瑞 (忙又轉過身去想躲避,可是正碰着那已逼近的兵丙)……

兵丙與紋瑞爭奪着那號哭着的嬰孩。

在這時候,小孩奮起欲衝去幫助母親,可是爲兵甲捉着了兩臂。

小孩 (掙扎着,終於經不起對方的緊捏,叫出來了) 嗚呀——嗚呀……

老婦出現在門口。

老婦 你們在鬧什麼?

小孩 鬼子打咱們!

老婦 誰呀?

小孩 日本鬼子!

兵乙 大日本帝國的皇軍,都不認得了,你瞎了眼嗎!

老婦 (大吃一驚) 啊,是你們?你們這般強盜!

兵乙 (走到老婦面前,對着老婦的胸上就是一拳打去) 你罵!

老婦 (被打退了幾步,站不着,忙去依扶着牆壁。乾咳着) 你們……你們……

兵乙 打死你老傢伙（說着走開了）

兵甲 （使勁把小孩一推，推到了老婦跟前，他就去幫助兵丙。）……

小孩 （還想衝過去）……

老婦 （忙止着小孩，護着他）……

兵丙 （終於把號哭着的嬰孩奪去了）……

紋瑞 （想從兵甲手裏掙脫）……

兵甲 （當然沒鬆手，同時乘機調戲對方）……

兵丙 （走到寫字檯前，把嬰孩往檯子一丟）……

嬰孩 （突然急切地叫起來，聲音也發啞了）……

紋瑞 （急得什麼似的，拚命一下掙脫了，奔向嬰孩。）……

兵丙 （將紋瑞用力一推，推到了兵甲跟前。）……

兵甲 （乘勢又將紋瑞抱着，又想調戲對方）……

紋瑞 你們這般強盜（拚命一下掙脫了，又衝過去。）

兵丙（又用力一下把紋瑞推到兵甲跟前）……

兵甲（又湊上去抱着紋瑞，又想調戲她）……

兵乙 哈哈……

紋瑞（拚命地掙扎着，怒喊出來）我要我的孩子……（一下掙脫了兵甲，又衝過去，兵丙也給衝碰開了。剛要抱起嬰孩。）

兵丙（盛怒地跑過來，一把抓着紋瑞，用力一拖，把紋瑞拖到一邊去了。）……

紋瑞（還想衝過去，却被兵甲和兵乙架着了。她拚命地掙扎着喊）我要我的孩子！——我要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兵丙（氣憤地拔出刺刀來，一轉身衝向那拚命哭號着的嬰孩。）

紋瑞（更急切地掙扎着，喊着）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兵丙（衝到嬰孩跟前舉起刺刀就向嬰孩一刺）……

紋瑞（望見刺刀刺下，好像刺在自己的心上似地，驚叫一聲，拚全力地掙扎着，罵着）你這強盜！——你這兇手！——你們這強盜……

小孩（驚懼）他們把妹妹殺了！

老婦 真的嗎！你們這般強盜——你們這般強盜……

紋瑞和老婦哭罵着。

兵內（滿不在乎地將刺刀在已死的嬰孩身上抹擦乾淨了，收起來，走向紋瑞。）拖進裏邊房裏去！把衣服給她剝掉！不要同她客氣了！（說着就去推紋瑞）

紋瑞被那三個強盜擁向左門去。

老婦 你們殺死了人，你們還要幹麼，你們這般強盜！

兵乙（把老婦用力一推）滾開！

老婦（跌倒在這幾步之外的地上）……

小孩（逃去扶老婦）……

那三隻野獸已把那拚命地抗拒着的紋瑞擁到門口了。

紋瑞（在危急中）你們要幹什麼，你們放開我呀！

兵乙 你的背了？（鬆開紋瑞）

兵甲 你的高興了？（也鬆開紋瑞）

兵丙 你的早不這樣！（說着也鬆開了紋瑞）

紋瑞 （好像從緊縛中解脫出來，可還被周圍威脅着，所以只是呆呆地，默默地，一隻手撫摸着另一隻手臂上的痛處，向前移動着。）……

兵乙 （拉紋瑞那垂着的一隻手）來，跟我來。（欲向左門去）

兵甲 （推開兵乙，湊近紋瑞，一隻手搭在紋瑞肩上。）走，我陪你去。

兵丙 （走過去一下推開兵甲）你忙什麼！

紋瑞 （乘隙移動了一下，無意中望見了書架上的那件放有手鎗的大衣，靈機一動，馬上就衝過去。）……

兵丙 （忙追去拉着紋瑞。他以為紋瑞要到嬰孩那裏。）死了，沒有用了，來，來，來！（說着就拖紋瑞要向左門走。）

紋瑞 （用力抵拒着，望着那大衣，拼命想掙扎過去。）……

紋瑞終於敵不過兵丙，又被拖到了門口。

紋瑞（情急了，狠命地就在兵丙的手上咬一口。）……

兵丙 噯唷！（忙鬆開手，把手一看，馬上就拔出刺刀來。）

紋瑞（馬上又奔向大衣處。）……

兵丙（緊追過去。）……

紋瑞（手剛放在大衣上。）……

兵丙（狠狠地一刀刺進紋瑞背裏。）……

紋瑞 噯唷！（叫一聲，忙轉過身來，站立不着，偏偏倒倒地跌到寫字檯前，扶着寫字檯，望着那死在上面的嬰孩，慢慢地支持不着，跌倒在地上了。）……

兵丙（提着刺刀，恨恨地望着紋瑞。）……

小孩（見媽媽倒下，忙驚叫）媽媽！（奔過去）

兵丙（一把捉着小孩推回他去。）……

小孩（氣極了）你這強盜！

兵丙（逼過去）你的罵！

小孩 強盜，強盜——殺人的強盜！

兵丙 去你的！（說着就是又一刀刺在小孩子身上）

小孩 噯唷，奶奶！（按着傷處偏偏倒倒地走向老婦那裏。）

老婦 怎麼了，小青？

小孩 日本鬼子把媽媽殺了，我也……（說着倒在老婦面前。）

老婦 什麼，小青？

小孩 ……

老婦 小青，小青！（摸索着）

兵乙 該走了吧？

兵甲 倒罷，走了！

兵丙 知道大日本帝國皇軍的厲害了吧！（把刺刀一插）

三個殘暴的兇徒隨隨便便地走了。

老婦 （還摸索着）小青，你在那兒？你在那兒——（一下被倒在地上的小青拌着了，蹲下去摸着了小

青——小青——小青——小青（血染在了她的手上。她舉手一聞，大驚）小青，小青，小青

小孩（無力地哼着）……

老婦（抱起小孩來）小青——小青——快答應奶奶

小孩（微弱地）媽——媽……（身子抽動了幾下，就不動了。）

老婦（急切地）小青，小青，小青……

沒有回聲。靜悄悄的。

老婦想不到，你也給……（抱着小孩的尸首往左門那面走去。）

介明（在外）大門怎麼不關，給大開着。

介明同一女一男上。

老婦（停步轉過身來站着）……

介明（一見老婦抱着小孩）小青怎麼的？這麼大個孩子還讓奶奶抱着睡！

老婦（默默地直視着）……

介明 快下來，讓我抱你去睡。（說着就走上前去，一見老婦的神色，再望她手中的小孩，驚疑地）怎麼回事？

老婦 （仍默默地直視着）……

介明 （又望了老婦一下，再看着孩子，伸出手去想檢察一下似的，可是手剛觸到孩子就疑惑地舉起來，驚望着。）血（忙問）怎麼的？

老婦 （仍默默地直視着。她在壓制她心裏情感）……

介明 （抓着老婦，急切地）怎麼的，媽？

老婦 （恨不得把口裏的字眼咬碎似地）日本強盜……

介明 他們怎麼樣了？（說着就把那小尸體從老婦手裏抱過來，把自己的臉去貼在小孩的額上試探了一下，並沒有探出什麼來，又抬起頭來，望着那小尸體）想不到你也會死在他們的手裏！（咬着牙）好的他媽媽呢？紋瑞！

老婦 她——她……

介明 （忙問）她怎麼樣，她到那兒去了？

老婦 她——她大概是在房裏。

介明 (走到左門口) 紋瑞——紋瑞！

沒有回聲。

介明 (跑出去了)……

女友 你老人請坐下吧。(說着就扶老婦坐下)

介明 (抱着小尸體復上) 怎麼不見人，在廚房去了嗎？

老婦 沒有，大概是在這間房裏。

介明 (驚異) 在這間房裏？(四顧探視。最後注意到了紋瑞倒臥的地方。注視着走過去。) 紋瑞(俯身下去) 紋瑞也給……(說着將手中的小尸體在旁邊。察看紋瑞的尸體。又摸了一手的血。望着那隻血手，站起來。) 又是血！血！

老婦 還有呢！

介明 (轉過身來) 你說什麼？

老婦 你再看好了。

介明

（四顧探索，最後注意到寫字檯上，馬上奔過去，抱起嬰孩來看着，——看着，看着，慢慢地放回檯子上，伸出另一隻血手來望着。）血……血……小孩，大人的血——血！（說着，伸出另一隻血手，那兩隻血手慢慢地握成了兩個緊緊的拳頭，手又慢慢地放下。）好的……好的！（說着，就拖着那雙沉重的腳，遲重地走到棹旁，倒在一個椅上坐着，眼直視着。）——大家默默的。啞場片刻。

老婦

瀋陽的老家完了，完在日本強盜手裏了！現在北平這個家，也快完在他們手裏了……老頭子，兒媳，婦兒，孫兒，孫女兒——六個月大的嬰孩，也都死在——死在他們手裏無數的家，無數的人，也都無緣無故地斷送在他們手裏！你們這般強盜呀！你們沒有家嗎？你們沒有父母嗎？你們沒有妻室兒女嗎？你們不是人嗎？怎麼這樣殘忍！

女友

老太太，您請進去歇一歇吧，不要……

老婦

難道咱們不是人嗎？爲什麼就讓日本強盜這樣當雞當狗，隨便打隨便殺！

女友

當然不會。現在中國各地的人民都起來了，都忍受不了日本強盜的暴行。眼看着全中國的都會起來給日本強盜拚了！您放心，進去歇一歇。

老婦 我真恨不得剝出那般日本強盜的心肝來給撕碎！撕得粉碎！

女友 好了，你老人家太累了，該去歇一會兒。

介明 媽，你就進去歇一會兒吧。（起身欲去扶老婦）

女友 讓我扶她老人家進去好了。

老婦 我不累，我不要歇。讓我同你們一塊兒坐坐。我怕一個人兒待着。我一個人兒待着的時候，總要想起過去的一切。我實在怕想起，一想起，我就只有恨——恨得，我想把自己的眼睛抓破，胸口抓開！我怕一個人兒待着。現在更怕！我怕想起……

大家默然。啞場片刻。

友乙 他們怎麼還不來……我看，咱們今天不要談了吧？

介明 他們一定會來的。

友乙 倒不是他們來不來的問題。我是想你家裏今天發生了這樣不幸的事情……

介明 有這樣的事情，更應該大家談一談，快點把咱們的事情決定。

老婦 你們有什麼事情？

血

介明 沒有什麼事情，媽，您覺得累吧？

老婦 不很累。有事情作着，這日子總好混些。像我什麼都不能作。真是度日如年！

介明 媽，您現在可想離開這兒了？

老婦 什麼，您又要我離開這兒？

介明 已經是這樣兒了，還有什麼可待的。

老婦 我不管。自個兒的家，我是不能離開的。我死也要死在老家。我到現在還在懊悔不該離開瀋陽。你又來要我離開這兒！

女友 我看老太太，您還是離開這個亂哄哄的地方好。省得在這兒担驚受怕的。

老婦 我已然驚慣了，怕慣了，不要緊的。

女友 不過咱們也犯不着待在這兒受氣呀。

老婦 鬼子們的氣我也受够了，我不怕了。

女友 怕當然是不怕；不過總犯不着。

老婦 一個人總歸是有一死的。不過我不願丟掉老家，悄悄地死到別的地方去。我寧願死守着老家，

死在老家！你們不知道想念老家的苦嗎！你們難道不想念老家嗎？

女友 怎麼不想念。

老婦 我一想到咱們的田地給日本強盜搶去了，想到祖墳也讓他們挖了，想到咱們的老家讓他們佔去了，家裏的東西，他們毀的毀了，用的用着。咱們辛辛苦苦，多少代人保守下來的一切東西，都斷送在那日本強盜的手裏了！還有——還有咱們家裏的人——老的，小的，也都斷送他們的手裏！我一想到——想到這些，我的心就發痛——痛得我要發瘋了！

介明 媽，您還是進裏面去歇歇吧。

老婦 我不是說了，我怕一個人待着嗎？

女友 我來陪你老人家好了。

介明 好的，就請密司張陪她老人家進去吧。

老婦只得讓女友扶着她進左門去了。

女友 介明，我看今天還是算了吧。你得料理她們的後事。

介明 不要忙。

友乙 你還等什麼呢？

介明 等開完了會再說。

友乙 我看不必了。

介明 不，就讓她們擺在那裏，作咱們今天開會宣誓的祭禮吧。

友乙 我不是說這個；我是說今天的會不必開了……

介明 不能，今天非開不可！

友乙 何必今天呢。

介明 咱們一天都不能白白地讓它過去！活着一天，就要給敵人一天的打擊！

友乙 不過你家裏的事情……

介明 人已經死了，還急什麼！

友乙 急，當然是用不着急。不過總得了了它。

介明 還有比這更重大的事情，得趕快了了呢。我問你，你這幾天覺得怎麼樣？

友乙 當然能死了！

介明 想怎麼樣了沒有？

友乙 想幹起來，動起來！老這樣悶待着，真受不了！

介明 還不是。咱們現在還有比這重要，比這急的事情嗎？

友乙 當然沒有！

介明 咱們今天，就是要談這事情，趕快決定下來，分頭幹去。

友乙 當然得趕快！

介明 你剛才還說今天不忙開會。

友乙 ……

女友復上。

女友 怎麼，他們還沒有來？

介明 大概快了。

友乙 喂，介明……

介明 幹麼？

血

友乙 你怎麼辦呢……

介明 什麼怎麼辦？

友乙 我先問你：你跳不跳出北平這個城圈子？

介明 我沒有待在這裏邊兒的必要了。

友乙 那你也決心下鄉去了嗎？

介明 可不！

友乙 可是你老太太怎麼辦呢？

介明 這倒是個問題。

友乙 我就在替你擔心這個問題。

介明 不過這是個小問題。總可以想法解決。

友乙 能解決，當然是再好沒有了。

介明 這類的事情現在且不要管它。

女友 怎麼還不來，他們真是！

友明 不要急，他們就會來的。

敲門聲。

介明 你瞧，可不就來了。（說着就出去開門去了）

友乙 真是說到曹操，曹操就到。

女友 （走過去望着地上的尸體）……

友乙 （也走過望着）鬼子竟這樣殘暴！

友甲 哼着先前那個歌上。介明也跟上。

友甲 啊，你們兩口兒早來了？

女友 就你一個人兒來嗎？

友甲 當然是一個人兒了，那兒比得上你們，總是一對兒。哈哈……（突然從友乙和女友走開的地方望見了可驚的東西，忙走過去一看，回過頭來，驚愕地）這是怎麼回事？

友乙 還有呢！

友甲 （又轉過身去，突然又看見小青的尸體）怎麼，小青也……這是——這是怎麼的？（說着衝

到介明身旁，抓著介明的手。）

介明
……

友甲 是誰幹的？

介明 你想想，這時候，還有誰！

友甲 鬼子，日本鬼子？

大家默然。啞場片刻。

友甲 你們都不在嗎？

女友 可不是。

友甲 （很同情，很感動地轉對介明。）介明，你……

介明 不要緊的。（說著拍拍友甲放在他肩上的手）他們幾位呢？

友甲 大概快來了。我因為到旁的地方去教「最後的勝利」那首歌給幾個人，先走了。（指著地上

的尸體）她們怎麼樣，我們來幫你抬進去放在床上吧？

介明 不忙。開完會再說。

友甲 爲什麼呢？

介明 自有道理，你不要管好了！（有點不耐煩了）

友甲 老這樣談她們在那兒……

介明 （煩躁）請你別再提這事了，好不好？想點旁的事情吧！

友甲 （只好不言語了）……

女友 還不來。

友乙 到了這個時候兒了，還這樣慢性子！（說着就站起來走着）

友甲 （低沉地唱着「最後的勝利」之歌譜）……

女友 老張，這首歌我還不很會，你再教我一下，高興嗎？

友甲 （走過去）歌譜有嗎？

女友 我那兒有，誰還帶在身上嗎？

友甲 沒有怎麼行呢？（說着就轉過頭去探視。結果在地上拾起先前同小青用過的那張歌譜來，他拿着那歌譜並不回過身來教女友，却呆呆地望着尸體那裏。）……

血

女友（起身過去）有了嗎？

友甲（轉過身來。默默地點了點頭。）……

女友 幹麼這樣兒，你不高興教我嗎？（有點怪對方的神氣。）

友甲 請不要誤會。（示歌譜）這是我先一會兒同小青唱用的，現在見了……

女友（很同情地）啊，這樣的。那現在不要教了，你心緒不好。

友甲 不要緊的，來。（湊近去）

女友 我不要教了。（退開了）

友甲 你不來，我自己唱。（回身坐在棹前的椅上，哼起那歌譜來。）

女友（聽着，聽着就走近友甲。看着那歌譜，合着友甲低唱着歌詞：

「……………」

我們不怕，我們不退，

我們要變作無數的炸彈，

散佈在敵人口裏，

炸毀敵人侵略的牙，

使他們咬不爛，

我們的一根草！

我們要變作無數的炸彈，

散佈在敵人的肚裏，

炸毀敵人貪婪的胃，

使他們吞不下，

我們的一片土！

友乙
(也加入合唱着。)

我們要提着血淋淋的心，

一齊衝上——衝上前去！

流到最後的一滴血，

我們也不甘休！

我們要提着血淋淋的心，

一齊衝上——衝上前去！

戰到最後的一個人，

我們也不甘休！

我們要爭取——爭取

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

我們最後的勝利！

介明

（在他們唱歌的過程中，他就將小商人衣裝脫下，自己去放下，自己拿起那夾大衣來穿上，又去將寫字檯上的檯布拿來將地上的尸體掩蓋着了。他呆呆地聽着他們唱完了。很興奮地）

咱們再來唱一遍！

友乙

再來一遍！

女友

好的！可不要太大聲了。

大家攏來，把「最後的勝利」從頭唱到尾。

外面已有敲門聲。大家唱完聽到，有點兒驚疑。

友乙 大概是他們來了。

介明 (走出去開門去了)……

友乙和女友散開。友甲仍坐在那兒望着那歌譜哼着。

女友 別唱了，看不是……

友丙 (在外粗聲) 他們都來了。(說着就跨進來了。)

還新來了友丁友戊二位。介明跟上。

友乙 幹麼這樣遲才來?

友丙 不說來吃晚飯嗎?

友乙 你是專來吃晚飯的呀?

友丙 那倒不見得。(對友甲) 你在看什麼?(說着不等回答就伸手去抓過來) 啊，這個歌。(馬上就放開聲音唱出來了。)

血

友乙 (忙阻止友丙) 你得，你得!

友丙 幹麼，唱得不好呀？

友乙 唱得好，別在這兒唱呀。

友丙 到那兒唱去？

友丁 你得，現在是什麼時候兒！

友丙 不唱就不唱吧，（把歌譜一扔，一轉身又哼起京戲來）我好比籠中鳥……

友乙 不唱，不唱，又來了！

友丙 這個也不能唱呀？

友乙 你少開心點吧！

友丙 我好比籠中的鳥了，還開心呀？我要是開心的話，我得唱，（唱）孤王酒醉在桃花宮，韓素梅……

友甲 我說，老劉，你得了！

友丙 得就得；反正這時候兒我是沒有心思唱這類玩意兒的。（又哼起肉胡琴兒來）

友甲 老兄，你今天在這兒真該安靜點兒了。

友丙 好的，好的，你不用多說了。（找着了那正同友丁私談着的介明，走近去）我說老鄉，今天晚飯

可曾預備得有酒？

介明 回頭再說吧，老兄，總好商量的。

友丙 好的。悶了他媽的好幾天了，今天可要給大夥兒一塊兒暢快暢快了！

友乙 你只知道自個兒暢快。

友丙 我不是說給大夥兒一塊兒暢快嗎？怎麼……

友乙 恐怕只有你一個人兒，別人這時候兒都沒有心思來暢快了。

友丙 那又何必呢。日本鬼子進了北平，讓他進來好了。我敢打賭，他們要能待上一年，你訴我姓劉的頭。

友乙 （有點玩笑）劉頭我不要訴。

友丙 壓根兒就沒有給你訴的。你瞧好了，頂多一年以後，咱們的北平還是咱們的北平！北平城裏有日本兵才怪呢。

友乙 你這幾句話，說得還像話。

友丙 話當然像話了。

女友 咱們開始談談吧！

友丙 我看頂好是吃飽飯再痛快地談。

友乙 你別作夢了吧。

友丙 這——這那兒是作夢，咱們老鄉請了吃晚飯的。你們還不知道？

女友 別說沒有給你吃的，就是有你也吃不下！

友丙 幹麼吃不下，我還沒有吃晚飯呢。嘿，你說沒有給我吃的，這是什麼意思？

女友 你自個兒看好了。

友丙 看什麼？（說着四顧）

女友 看那邊兒地上。

友丙 （走過去，揭開蓋在尸體上的東西，一看大吃一驚）呀，怎麼的還有小青——（望到寫字檯上，走過去）小妹也……（跑到介明跟前）這是怎麼回事？

介明 你還猜不到嗎？

友丙 日本鬼子幹的？

大家都沒言語。

友丙 他媽的，這還了得！連那麼大點兒小孩也殺起來了！我他媽的……（氣得像要發瘋似地）

友丁 有這樣的事情！

友乙 這樣的事兒多着呢。

友丙 咱們就讓他多下去嗎？咱們還待在這兒幹什麼！

介明 劉大哥，請你靜一靜，我們今天就要討論這個問題。

友丙 這還有什麼討論的，走去給鬼子拚他媽的一下就是了！

介明 走當然是走。不過……

友丙 不過怎麼樣？

介明 不過怎麼個走法，走到那兒，走出去幹些什麼，這些問題，我們總該討論一下，決定下來。

友丙 好，咱們就該起來。

介明 那就請大家坐下來吧！

大家集中起來。

介明 諸位這一星期來覺得怎麼樣？

友丙 悶死了！

友戊 再這麼待下去，不給鬼子殺死，也真會悶死了！

友丙 七月廿七以前，他媽的，咱們多興奮，多活動！

友丁 真是，咱們的軍隊保守着這兒的時候，北平城裏那一個不興奮。

友丙 可是八月八鬼子進城了，就大不相同了。

介明 當然是有點不同，不過實際上，我們本身並沒有什麼變化，我們的心裏還是一樣有着抗戰的熱情和決心。我們相信着——無數的人也相信着，最後的勝利總是我們的，沒有一個人悲觀！別說北平給他們佔去了，就是上海，甚至南京給他們拚命奪下了，我們也用不着悲觀！只要我們全中國的人，自始至終，抗戰的熱情越來越高漲，抗戰的決心越來越堅定，日本帝國主義這個紙老虎，總有一天要讓我們給打倒的！

友丙 當然打倒！

介明 日本帝國主義一天不離開我們原有的國土，我們活着一天，就要給他一天的打擊！非把他打

倒，踢出我們的國土，誓不罷休！

友丙 對！咱們就走！（站起來就想走似地）

友丁 （阻友丙）你，你得了，坐下吧，急什麼？

友丙 （擺脫了友丁）到這時候兒了，還不急？

友乙 你急着到那兒去？

友丙 到……到……

友丁 你坐下吧。

友丙 （乘勢坐下，不言語了）……

友乙 介明，你接着講下去吧。

介明 請大家也發表意見。

友戊 從何說起呢？

友乙 我看就把介明提出的那幾個問題來討論，來決定。

友戊 什麼問題？

友乙 就是咱們怎麼走法，走到那兒，走出去幹些什麼。我想這幾個問題當然是咱們目前最逼切的問題。

女友 好吧，咱們就趕快來討論一下，決定下來？

友丁 介明，你先把你的意見說出來。

介明 我看還是大家先說吧。

友丁 你對於這幾個問題當然想得更多更具體……

友丙 你就說吧，真是！

介明 好吧。我們走出去給日本盜強拚，當然是沒有問題的。現在最要緊的是……

友丙 （他總是性急）是什麼？

介明 是我們走到那兒去，走出去幹些什麼？

友丙 （點頭）……

73

介明 我以爲我們當然不能遠離開我們的北平，我們一定要潛伏在北平附近，把北平周圍一帶的民衆組織起來，和廿九軍那些不願退走的士兵打成一片……

友丙 廿九軍真有好些不願退走的兄弟，我聽說他們跑到附近一帶的山地裏去了。

介明 這種武力與民衆的力量配合起來，就可形成一種偉大的抗戰力量，隨時隨地進攻我們的敵人，打擊他們。我們這種能伸能縮，能持久的戰鬥力是會使得我們的敵人精疲力盡，無法應付的。

友丙 （拍案驚奇）妙！妙！

介明 這種戰鬥力還可以減弱敵人應付別面的力量。我們東北義勇軍的活動，牽掣着了我們敵人多大的兵力！不然，我們的敵人還可以調更多的軍隊到關內來屠殺我們的。

友丙 （興奮極了）好，咱們不用多說了！說幹就幹，咱們馬上就走！

友丁 你急什麼呢！

友丙 （正想分辯）……

介明 我的話可算是說完了。最主要的是，我們的任何一塊國土給敵人佔去了的時候，我們一定要在我們敵人的周圍，甚至在我們敵人的腹地裏，建立起我們的抗戰力量，也就是我們的遊擊戰，我們要長期地保持着，發展着我們這種偉大的戰鬥力！我們不退，我們不怕，我們要變作無

數的炸彈散佈在敵人的口裏，炸毀他們侵略的牙，使他們咬不爛我們的一根草！散佈在敵人的肚子裏，炸毀他們那貪婪的胃，使他們吞不下我們的一片土！我們要提著我們血淋淋的心，一齊衝上前去，那怕是流到最後的一滴血，戰到最後的一個人，我們也誓不甘休！我們一定要爭取我們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我們最後的勝利！

友丙

（興奮極了）我們最後的勝利！

衆人

（都非常興奮）

——咱們要爭取最後的勝利！

——最後的勝利是咱們的！

——咱們馬上分頭幹去！

——說走就走，咱們不能再遲了！

——趕快把路線工作分配好！

正在他們興奮成一團時，外面有敲門聲。

女友

你們聽……誰在敲門！

衆人（一下靜下來，驚愕着。）……

介明 還有誰到這兒來？（說着想往外走）

友乙（阻介明）不忙去！

衆人聽着那敲門聲越來越急。

友丙 這準是鬼子來搜查。走，咱們打出去！

介明 不要急！

友戊 咱們趕快想法逃！

友丙 你還往那兒逃！

友戊 總不能像小雞兒似的，等着他們來一個一個地捉去呀！

只有介明，雙手插在大衣袋子裏，默默地一動也不動地站在那兒深思着，其餘的人都在不安，焦急中。

啞場片刻。

外面的大門終於轟通一聲給打開了。

人聲，步履湧到門口。

日官長先跨進房。其餘的二日兵，一警察，一漢奸，跟着進來。

日兵持鎗威脅着衆人。

漢奸挾着個皮包，神氣活現地東張西望。

警察拘拘束束地待在門口那裏。

日官 你們是幹什麼的？

友丙 你管不着！

日官 什麼！說着走過去舉起手就想打友丙。

介明 （本來是站在友丙身邊的，就乘機一下拔出鎗來頂着日軍官的腰際。）

日兵衝來。

介明 （厲聲）誰敢動，我就開鎗！

日官 （對日兵）不忙動。

兩日兵停步。

介明 (對日官) 你要我們死,我也不能讓你活!

日官 我沒有要你們死,我是來調察調察戶口的。你們如果是良民,……

友丙 放屁,誰是你的良民!

漢奸 你敢! (說着,氣兇兇地想去打友丙似地)

介明 (對漢奸) 你動,我就…… (將鎗頭在日官的身上一頂)

日官 混蛋! 叫你不要動!

漢奸 (只得默默地垂下狗頭退回去了)……

介明 我們雖不是什麼良民,可都是些好人。我請您讓我的朋友們離開這裏——平平安安地離開這裏。至於我個人,隨便你怎麼樣都好。

日官 他們既是好人,又何必忙着走呢,一塊兒談談好了。

介明 你問他們要不要談一談。

友丙 咱們沒有工夫同你廢話了!

介明 我看,您就聽明點兒,答應下來吧。

日官 這我，不能答應。

介明 真的？

日官 ……

介明 真的不能答應？

日官 你們放心好了，沒有關係的。

介明 是的，你答應好了，沒有關係的。

日官 我是說……

介明 （毅然）少廢話了！你到底是答不答應？

日官 （欲動）……

介明 動！我再問你一次，再不答應，我就不高興再等了！

日官 你把手拿開，我就答應你。

介明 你答應了。我馬上拿開，並且還把鎗給你。

日官 ……

介明 你答不答應放他們走？

日官 ……

介明 我不再問你了？（作欲開鎗勢）

日官 讓——讓他們走滿意了吧？

介明 還差一點兒！他們走的時候，你們的人一個也不准跨出這個門。要是有人想跨出去一步，我就給你一塊兒完！

日官 那有什麼關係，各人走各人的好了。

介明 你好，我們就不好了。你不用妄想！

日官 你這個人怎麼……

介明 不要廢話了，答應不答，乾脆點說！

日官 ……

介明 快！

血
日官 好罷，好罷。

介明 你吩咐他們！

日官 吩咐什麼？

介明 吩咐說，我的朋友們走時，不準跟出去。

漢奸 我要回家去，總可以走？

介明 你這不是人養的，你這狗，你還想幹麼？你再開口，我就……

日官 （對漢奸）混旦，誰叫你說話！

介明 那你就快說吧……說不說？

日官 （只得對他的人們說）你們不準跟出去。

介明 （也對他們說）你們可要服從你們長官的命令，否則，你們的這位長官就會讓你們送掉老命完事。放明白點兒！（轉對他的朋友們）好了，你們走吧！

友丙 你呢，你怎麼辦呢？

朋友們一聽友丙的話，倒有點躊躇起來了。

介明 （堅決地）不要管我，你們走好了！我只希望你們記着我們剛才的談話，記着那首「最後

勝利」的歌，使它唱遍全中國！快走！快走！

他們擁出去了。

友乙（最後走，出在門口回過頭來帶着很難過的樣子望着介明。）……

介明（默默地微微向對方點一點頭）……

友乙（一下轉身走了）

日官 好了。（說着，正想動）……

介明（以鎗頭威脅對方）不要忙！

日官 你還有什麼？

介明 沒有什麼了。

日官 那麼……

介明 我唱個歌兒給你們聽……

日官 我不要聽你什麼歌。

介明 我要你聽！等我唱完了，我就把鎗交給你，隨你怎樣處置我。聽好（頂好同時台後和觀客席裏

的人都合着唱起來，歌中的「敵人」在這裏改唱爲「你們」，因爲是對着日本兵唱的。）

「我們的國土陷在了你們的鐵蹄下，

你們的鐵蹄深深地印在我們心上。

我們永不亡，我們永不亡！

山河破碎，家散人亡！

我們不怕，我們不退！

我們要變作無數的炸彈，

散佈在你們的口裏，

炸毀你們侵略的牙，

使你們咬不爛，

我們的一根草！

我們要變作無數的炸彈，

散佈在你們的肚裏，

炸毀你們貪婪的胃

使你們吞不下，

我們的一片土。

我們要提着血淋淋的心，

一齊衝上——衝上前去！

流到最後的一滴血，

我們也不甘休！

我們要提着血淋淋的心，

一齊衝上——衝上前去，

戰到最後的一個人，

我們也不甘休！

我們要爭取——爭取

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

我們最後的勝利

介明（開鎗）

日官長倒地。

介明馬上再向一正要開鎗的日兵射擊，日兵倒。

另一日兵馬上向介明開鎗，介明也向他射擊。結果是日兵又倒地，介明亦受重傷。漢奸和警察早逃去了。

介明（還沒有倒地，苦痛地掙扎）……

老婦（急忙上。）怎麼回事——怎麼回事——介明——介明……（摸到介明近旁）

介明媽……（終於一下倒在地上，就在老婦腳前。）

老婦（忙摸下去，抱着介明的尸體。）介明——介明——介明……（慢慢地掙起來。）一家人

——通通都——死在——日本強盜的手裏了！通通都死在他們的手裏了，通通都死在他們的手裏了！（怨憤到了極點。雙手抓著頭髮）好的好的——好的……（說着就慢慢放下雙手，頭漸漸仰起來。堅定地對着觀眾直立着。在台後與觀眾席中起來了「最後的勝利」的歌

聲。在這歌聲中，幕慢慢地閉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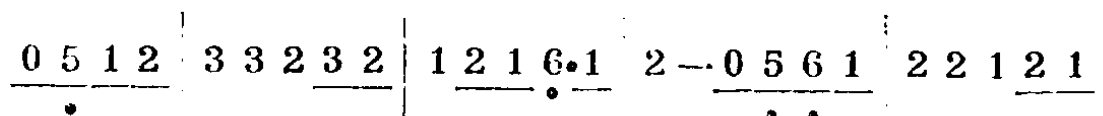
悲壯
E調 4/4

最後的勝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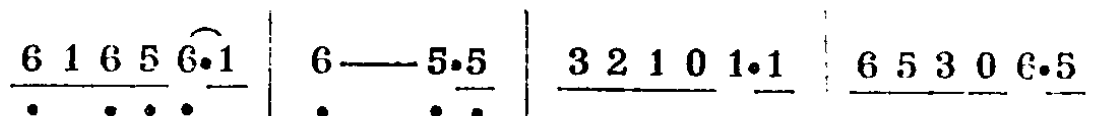
章泯詞
陸華柏曲

“血”的主題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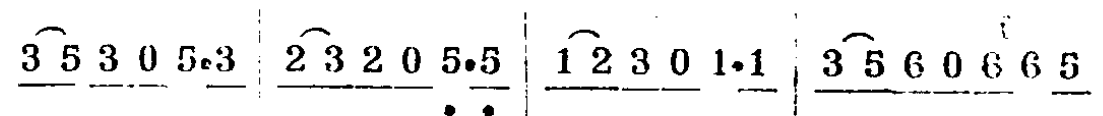
mf



我們的 國土陷在了 敵人的鐵蹄 下， 敵人的 鐵蹄深深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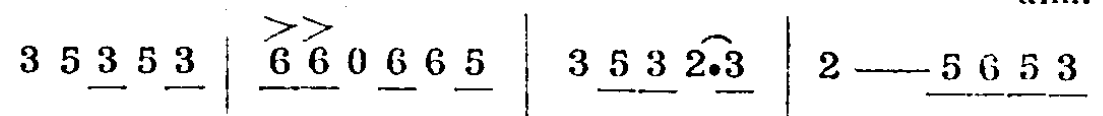


印在我們心— 上。 我們 永不忘，我們 永不忘，山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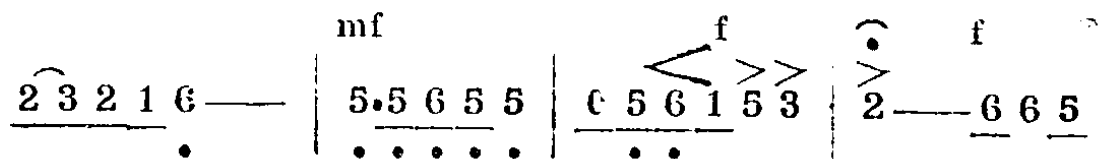


破 碎，家散 人 亡。我們 不 怕，我們 不 退！我們要

di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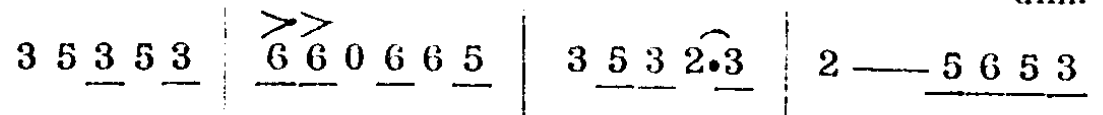


變作無數的 炸彈，散佈在 敵人的口— 裏， 炸毀敵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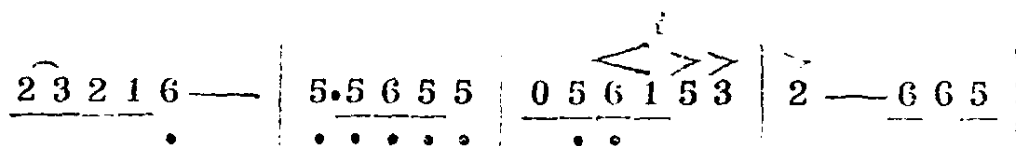


侵 略的牙， 使他咬不爛 我們的一根 草 我們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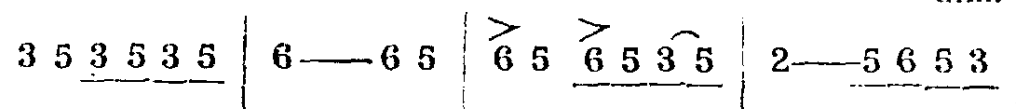
di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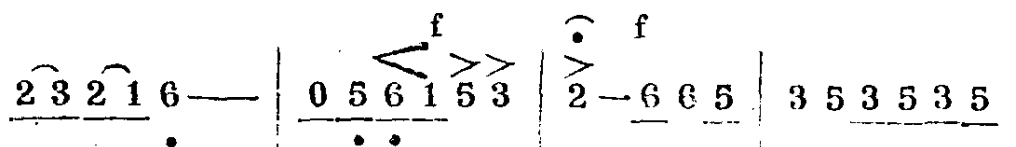
變作無數的 炸彈，散佈在 敵人的肚— 裏 炸毀敵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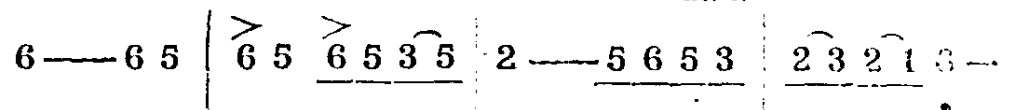
貪婪的胃，使他吞不下我們的一片土！我們要
di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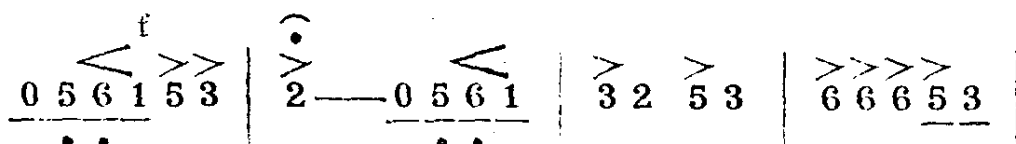
提著血淋淋的心，一齊衝上，衝上前去！流到最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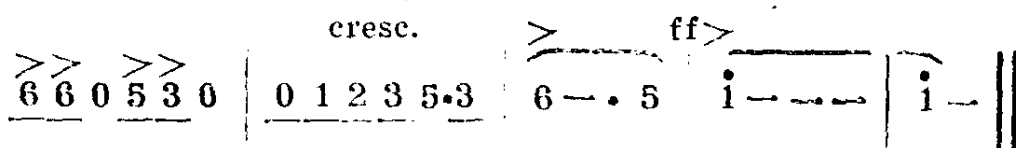
一滴血，我們也不甘休！我們要提著血淋淋的
dim.



心，一齊衝上，衝上前去！戰到最後一個人，



我們也不甘休！我們要爭取，爭取中華民族的



獨立，自由，我們最後的勝利！

新書

抗戰與民生

許滌新著 一角八分

在抗戰過程中，民生問題（例如士兵生活、農民生活、工人生活……）應如何求得合理的解決，以發揚全民抗戰的力量，爭取最後的勝利。這是目前急需解決的問題，本書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意見，是每個救亡工作者和關懷抗戰前途的同胞都應該一讀的。

抗戰小學教學育

實施國防教育，應從最基本的小學教育着手。在抗戰中怎樣辦小學教育，才能配合着國防教育的主流，這是每個從事教育的人所注意的。本書是幾位前進的小學教育家集其歷年寶貴的經驗而寫成的。

唐文粹 · 陸靜山 · 杭葦合著

游擊隊

增訂本
第三版
實價八分

給予者
——集體創作——
參加者：
歐陽山 邵子南
草明 東平 于達
執筆者：東平
三版 實價三角

讀書生活出版社 總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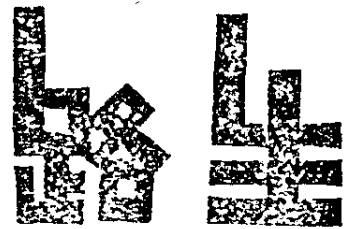
漢口：交通路卅一號
廣州：教育路銘賢坊三號
重慶：武庫街一百號

新演劇社

戰時戲劇叢書

民族公敵

——舒獨著
——非幕劇
——在排印中



這是名導演劇作家章泯先生最近的戲劇創作集，內容包括生路、銅鑲、磨刀樂三個獨幕劇，作景簡單，適合一般劇團上演，詞句通俗警惕，適應農民工人的口味，足可担保其激勵民衆抗敵的熱情，收得極大的效果。在劇本荒的今日，確是一個極大的貢獻。

張庚編·戲劇集

打回老家去

鐵捷克著·羅稷南譯

怒吼吧中國

伊凡諾夫著·羅稷南譯

鐵甲列車

(\$.30) (\$.30) (\$.60)

讀書生活出版社

漢口：交通路口
廣州：教育路
重慶：武庫街
號一卅路通交：口漢
號三坊賢銘路育教：州廣
號百一街庫武：慶重

章泯著
獨幕劇
即出版

一九三八年五月初版

血——獨幕劇——

著者 章 泯
主編者 新演劇社
出版者 新演劇社
總經售 讀書生活出版社

經售處

漢口 交通路三十一號
廣州 教育路銘賢坊三號
重慶 武康街一百號
天津 馬書店
全國各大書坊

實價 每冊國幣二角五分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1938
Y

27.10



.63
6-8